

洛兵 著

今天可能有爱情



民族出版社

今天可能有爱情

洛 兵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天可能有爱情/洛兵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5

ISBN 7 - 105 - 05044 - 6

I. 今... II. 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201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步步赢图文制作中心照排

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190 千字

印数: 0001 - 15000 册 定价: 2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洛兵的空间(序)

张颐武

坐在我对面的洛兵是相当平和朴实的，他悠缓地和我们谈论各种事情的时候，你会把他当成平淡无奇的公司职员。洛兵的形象并不张扬和反常规，但偶然爆发式的一点点尖刻和嘲讽使他的敏感暴露了出来。

洛兵的写作具有某种奇特的性质。他不是一个从杂志发表文章开始写作生涯的人，也不仅仅是一个“新经济”时代在网上操弄文字的写手，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另类。一方面，他是一个城市的“游走者”，沉溺于城市的各种流行空间和文化，对它们充满迷恋和兴趣。另一方面，他是一个有强烈出世欲望的人，对他迷恋的对象保持着一种尖刻的嘲讽和间离的观察，也对这种生活充满失望的情绪。洛兵的矛盾在于那个过去是他试图摆脱却又无力摆脱的东西，他沉溺的“现在”却无力消灭那个“过去”。于是，他的写作就不停地在过去与现在的拔河式对立中保持一种危险的平衡。他穿行于虚构与纪实的混杂叙述之中，无力自拔，也同样在网络的虚拟世界和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之间游逛徘徊。

洛兵的写作始终有两个部分：一个是 he 不断回溯的、被



北大开除后的一段青春低潮期；另一个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超级城市的日常经验。这两个部分有相当的差别，却也异乎寻常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洛兵的不少作品都涉及那个青春的低潮期，它似乎给他的成长经验带来了感伤无奈和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绿蓝》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一个迷茫的青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工厂生活的经验，有我们曾经熟悉的那种“单位文化”的真切影子。洛兵的描写异常精细，他表现了一个充满幻想的浪漫少年与那个时代的文化和日常生活模式的格格不入。他和杭蓝之间的关系被直率地表现为既成的生活方式对于个体的束缚，个人被卷进了平庸的日常生活的压抑和刻板中。当然，他也细致地描写了在那种平庸生活中的欲望的满足。而杭蓝对少年乐的背弃则是传统的社会规则对个人的背叛，这使得他不断地表现这种生活的索然无味和平庸无聊，最后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其中有一个有关诗歌的饶有趣味的段落是让人难忘的，少年乐要回他写给杭蓝的诗。杭蓝说这些诗没有用处，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呢？他回答：“你不配。”这显示了他和杭蓝以及周围环境的极度的疏离感。少年乐与杭蓝的冲突，固然是青少年对于环境的反抗和厌弃，却也是自己的阶级想象的结果，包含了新的中产阶级的价值和意识的悄然生成。这种经常以“反庸俗”为标志的社会意识在八十年代初，是伴随知识分子的价值上升和其对文化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的增大而出现的，像张洁的《有一个青年》、《谁生活得更美好》这样的小说都开始树立一个新的以中产阶级式的“高雅”和“文明”为中心的新的文化界限。这种意识当然也是否定那种既成的计划经济的结构和价值观的，它以一种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选择将有关“个人主

体”的宏大叙事具体化了。所以，80年代中期一度异常流行的“反传统”文学，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等都以一种青少年激进的反世俗形象，获得了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普遍肯定。少年乐愤世嫉俗式的激情，其实也正是这种新的“阶级幻想”的结果。洛兵异常真切地表现了当时情境下那种特殊的文化表征。他对于那个时代的回忆，一方面有落难和挫折的焦虑，另一方面却也有划定自己的认同和确立自我的含义。它们是真正有关自我成长的经验的小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历了高速的经济成长和急速的多元化过程。洛兵有关这个时代的作品更加戏剧化地表达了城市生活的新空间。这时，洛兵小说中原有的有关80年代的浪漫描述变成了城市狂欢般的新的日常生活经验。当年备受压抑和轻视的“少年乐”们如今已经是操弄大众文化的新精英，他们经济地位的急剧上升正是和新的文化现实相联系的。

洛兵非常戏剧化地表现了新的中产阶级文化的那种矛盾的性质。在洛兵小说中，性的放纵总是一个不枯竭的话题。他那种对于混乱私生活的表现似乎显示了这个社会道德标准的变化踪迹。但洛兵所关切的并非当下的道德状况，而是过去有关浪漫的主体的宏大叙事在这里如碎片一样并不存在。这里他细致地勾勒所谓“娱乐圈”和都市生活的混乱，他发现了这种生活的荒诞性和莫名其妙的特征。一方面，这里有波西米亚式的生活，似乎是在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之外的另类 and 激进的方面，它意味着中产阶级生活的反叛；但另一方面，他表现的人们工作价值的存在仍然依赖中产阶级文化。中产阶级一方面循规蹈矩地按照规范生活，试图在秩序中找



到一种安全感，一种期望在现有结构中上升的愿望；另一方面，他们却仍然渴望反叛，渴望逃离既成的秩序，渴望一种浪漫的意识形态观点（无论是左的或者右的），或者越轨的生活方式。

娱乐圈里的生活比起一般的职业“白领”具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隐秘，因而也可以极大地满足他那些中产阶级读者的观看欲望。洛兵大胆地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奇观的快感和满足，但又有无情的尖锐的嘲讽。人生的“陷阱”其实无处不在，那个压抑的工厂当然是陷阱，但如今放纵的都市又何尝不是陷阱。洛兵将时髦的日常生活那种空洞性的危机表现得异常戏剧化。无论是在帕索里尼的诡异影像中沉醉的《拒绝》还是充满感伤的《火车快开》，其实都具有这样的意义。在“阶级幻想”似乎已经完全现实化的时候，洛兵在发现了某种“娱乐圈”或消费文化的趣味的同时又无情地戳破了它的幻象，他在对这种生活充满迷恋的同时也充满了蔑视。

对于洛兵来说，写作当然也是一次漫游式的经验，他以一种异常逼真的深描和一种片断而即兴的突发式的议论组成了小说。他在一种现实主义式的“再现”和一种表现主义式的发挥之间保持着一种高度的紧张，在这种紧张中不断地尝试追寻自我，试图在回忆和现实之间找到自己的“踪迹”。洛兵的有趣之处在于他对目前文化中有关“欲望”的话语的处理。他质疑了过去对于欲望的压抑，却又包含一丝缅怀，为那种真诚的“单纯信仰”。洛兵提供了饶有兴味的成长回忆和矛盾的对于今天日常生活的观察。这些都使他成为今日小说的引人注目的另类。

我们还应该如何期待洛兵呢？

目 录

洛兵的空间(序)	1
今天可能有爱情	1
绿 蓝	44
冰 電	73
拒 绝	104
秋天的浮雕	167
火车快开	209
后 记	311

QA213/2



今天可能有爱情

1

房间很暗。你在哭。

我不喜欢你哭的样子，你的嘴像鲫鱼一样一扁，就把两边脸颊的肉挤上去，在眼睛下面堆成一团，整个轮廓顿时面目全非。如果这时我比较恨你，我就会觉得你在笑，因为你笑起来也是这样，我冷静分析过，两者的形状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事实上，你哭的时候我都比较恨你。

“我一哭，你就高兴了。”你认真地抽泣着。

我说：“可能是吧。”

“无耻！”你抓起我的枕巾，胡乱抹了把眼泪。

“你说得对。”我淡淡地说。

你把枕巾狠狠朝我甩来：“真想抽你俩大嘴巴子！”

“别伤着自个儿。”我闪开，严肃地说。



“你瞅瞅你，整个一窝囊废。”

“你找个窝囊废，你也够窝囊的。”我慢条斯理地说。

窗帘一鼓一鼓的，说明有风。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我有个朋友写道：用力一掐指尖，皮肤就像橘子皮一样渗出水来。橘子是很香的，你的身上也很香，让我想打喷嚏。平时这样我会非常厌倦，今天已经厌倦到了极点，也就变得饶有兴致。我知道可以把你哄回来，两分钟内我就能叫你破涕为笑，但我不愿意，我要看看你到底能闹成什么样。再说了，我这么辛苦忍受你闹腾，总得有点结果是不是。

“真他妈难受。”你尴尬地站在那里，东看看，西望望，好像周围这些破家具能帮你分担些什么。

“我也是。”我面无表情地说。

“让我走，给我开门。”你鼻翼歛动，像个女英雄。

“不闹了？”

“甭废话！开门！”

“门在那儿呢。”

你一把拽住门闩，猛地一拉，怒吼一声冲了出去。

“你，给我记着！”

你动作很大，屋顶晃了两下，门被摔得朝我猛弹过来，又反弹回去，锁上了。我打了个冷战。你反应强烈得让我不太习惯，门又没有得罪过你，你打它干什么。你说：我喜欢这门，它背后有你；你又说：它背后有我的一个窝。你还说：要感谢这门，把我跟你挡在了一块儿。外面那些人不接受你，是他们没眼力价儿。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些来，这些话现在看来无比可笑，就像我和你的关系一样。

不管你怎样胡闹，只要不拿刀子宰我，我都会持鼓励态度。你越失态，我就越窝囊；你就慢慢崩溃，我就逐渐胜利。

我的胜利，就是要重新获得自由。

摔门声响亮地回荡。我的影子很黑，黑得像一群夜色里的鸽子，被你凶猛的声音惊飞了，稍顷，便在四周哗啦啦扑腾起来。

2

我知道写你很难，但我必须写。

我们的矛盾，起源于贫穷。

一九九一年，我不知道二十块钱可以买到什么东西。我是真的不知道，只是每天蹲在一间小平房里，拼命写文章，写诗，幻想有一天成名，可以用丰厚的稿费养你。你在旅行社，旅行社在四星级酒店，你上班下班心态反差巨大，有时让我陷入一种混乱的情绪，类似于鲜花牛粪，天上地下之类的感觉。我只有更拼命地写，才能摆脱挥之不去的窘迫。你挣钱并不多，我又决不吃软饭，为这事我跟你急过很多次；你家里的态度很开通，又是我的另一种压力：我没有退路，我必须混出样儿来，大家才会看得起我。

我身上经常只有二十块钱，是抄两万字稿子得来的。你没来的时候我把它变成方便面和天坛雪茄，你来的时候我就叫你拿去买些肉啊什么的回来，我们可以享受一番。我那时瘦得像一张相片，在屋子里飘来飘去，洋溢着自我感觉良好的喜悦；你则像一朵娇嫩的塑料花，清爽宜人地印在相片上，不时为我没来由地骄傲。我的确骄傲，我不骄傲就不能坚持下去；何况，骄傲还让我练出了一手好字。

后来证明写诗会饿死。《诗刊》全国最牛，好不容易发



我两首，一百二十块稿费半年后才能拿到。我后悔临毕业头一个月怎么那么不小心，非跟保卫部打架，我为什么不忍住那口气，拿到毕业证，再一个个慢慢收拾那群流氓。要是毕业了，有个工作，会好很多，起码，你可以不这么累心。

后悔归后悔，现实已然如此。从你把我从重庆叫回北京来，我基本上没让你过什么好日子。和你好了三四年，我们也始终处于贫困之中，这使我今天仍然觉得欠你很多。我喜欢大起大落的经历，但是如果一生中金钱可以平均分配，现在我想起你来，就不会这么不好受。

3

“你是个做大事的人，我早看出来了。”你笑嘻嘻地冲上来，一把抱住我的头。

我一声不吭地挣扎出来。

“你说话呀，说你是呀！”你又把我抱住。

我还是一声不吭，从你胳肢窝里面挣出来。面前是一大叠密密麻麻的稿纸，一大堆用得差不多的铅笔；我的嘴里烟雾弥漫，表情似笑非笑。这些都不能掩饰我的尴尬。

“我的男人以后会是个伟人！”你扳过我的肩膀，对着我的耳朵大声喊。

“别别，耳朵聋了。”我好不容易才把你的手推开。

你哈哈大笑。

我不喜欢你大笑，我说过，那个样子不太好看。我喜欢你微笑，你微笑起来我的心就变得很柔软，很安静。我这样的处境，只能承受你不太强烈的情感，多了，就很吃力。这样看来，你的微笑是我的好运，你的大笑则是我的霉运了。

“我要回绝所有、所有的大款，放弃所有、所有的签证！”你摇头晃脑，双眼发光，满怀憧憬地宣布。

我假装没听见，胡乱抓起一个铅笔头，在已经写不下字的稿纸上乱涂乱画。我知道前途渺茫，但是除了写，我又能做什么呢。我还知道我写得很好，但这是我们自己说的，我离大众还是太远。想近也近不了，都穷成这样了，你写东西还那么贵族。你有时不耐烦，也说两句这样的真话，我苦笑着承认。真理一般是这样：领先一小步，大家会觉得你很了不起；领先很多步，大家就觉得你在胡言乱语了。

不管我写什么，你都能看懂。因为你的心全都在我这里，因为你也有才华、天份，当然，还有自以为是的对号入座。我从不阻止你，我非常需要一个观众，不然我撑不下去，这是我很长时间里的精神依赖。我写作状态奇佳，是我穷，胸无杂念，心中空旷，但我知道一旦和社会交手，肯定一败涂地。我那些美丽的文字总是很虚弱，正如我的才华，在现实面前总是一个被扒得精光的嫩白处女。

文字是一种毒品。很久以后，当我拥有其他的毒品，如音乐、网络、三角恋爱和啤酒时，我才体会到绝不能让一种毒品独裁，否则我会呈现变态的冷酷。我对你就很冷，你感觉不到，你说我的文字都是写给你的，你能体会到我烈火般的激情。但我很明白，我恐怕会辜负你的盼望：那些文字奔赴的方向很可疑，我还是一个不会承担责任的懦夫。

4

你终于开始埋怨我挣不到钱了。

你是太累了。

压力铺天盖地。你的饭店流着光，溢着彩，你的家道很殷实，很富足。家里人都很疼你，有了我们这件事，就更疼你。你为了骗他们说我们很好，没有经济负担，把大部分工资给他们，自己变得很穷，也来看我。我想象你在公共汽车上汗流浹背的样子，你鲜艳的衣裙和我居住的混乱肮脏的胡同是那么格格不入，我又充满了压力。那段时间，我老得很快。

你定定神，推开房门，我却埋头在稿纸里，刺鼻的劣质雪茄味忽地朝你涌过去，你差点没站稳。这是你到处托人，好不容易给我找到的房子。

“才来？没看我写东西？”我不耐烦地哼哼叽叽。

你气喘吁吁坐上床，把头埋到膝盖里。“你的脏衣服呢？”

“就知道这个，家庭妇女。”

你惊异地张开嘴，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

我瞅你一眼：“以后多陪陪你们家人，免得你出来这么费事儿，总有一天他们说拐骗你。”

“我们家人挺好的，从来不这么看你。你真没良心。”

“就我这样，也快了。”我喷出几个歪瓜裂枣的烟圈。

我可能是写作不顺才拿你出气，记得以前并不这样，自你向我展示逆来顺受的一面后，我就开始窝里横。我像一把长满锈的刀子，连自己也割不开，却要割你。我在成熟的过程中就是如此懦弱、卑劣。坏就坏到头吧，我想。

“散了算了。”你眼神空洞地注视着对面墙上一滩污渍，哽咽着说。

我并不吃惊。这个字我小心翼翼等了很久，现在才来，

我真辛苦。我也觉得累，还觉得你的温柔是我最大的负担，比穷困潦倒严重许多，你说出来，我反而踏实。我已经想好要当个快乐的光棍，我的生活必须重新开始。我可以用不再拖累你的理由来狡辩，来掩饰我对你，对现状的厌倦。我的心思已经不能放你身上，你不跟我，也是对你好。我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坏，一定没有。

“散了算了。”你又说。这回看着我，好像在等我劝你。

我故作吃惊：“真的？”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就不能想想办法，做点生意什么的？”你眼眶渐渐红起来。

“我不会做。”我掐了烟头，做出一副想睡觉的样子。

“怎么就不会？别人能做你怎么就做不了？”

“别人是别人，我是我，别拿我跟别人比。”

“这日子过下去，不是个事儿啊。”

“你今天怎么了？我算看穿了你。”我抬起头，轻蔑地说，“想甩我了？”

“我才看透了 you，你是个没出息的人。”你开始急赤白脸。

我恼羞成怒：“我没出息？我有没有出息也是你说的？我就穷翻了天，也不要女人来养我，没有你，我就给人抄稿子也活得好好的。”

“所以说你没出息。”你冷笑着说。

我要这种效果。我知道我们能和好，每次都是我以退为进换得你的平静，事后又故作地恩爱一番；但这种情结一天两天，三番五次累积起来，总有一天要爆发，那才是你真正离开我的时候。我要等到那一天。



今
天
可
能
有
爱
情

我想起哪本书上说过：混不下去的时候，换个女人试试。

5

五年后，一次圈内酒会，一个朋友过来问我，你认识谁吧？我说，当然，我前妻。他说，我们中学校花，跟你好了，我居然不知道。我看他一眼，说，你很不忿？他说，有没有，她现在跟一帮日本人混，天天在昆仑包房打麻将，差点儿没认出来。我说，是你不认识她还是她不认识你？当然是我不认识她，变化太大了，他说。她喜欢打麻将，现在可以打个够，我说。他说，忒大，一二四百。她有钱，我说。他说，我知道你跟她好过一阵儿，我提起你，她说不认识。太牛逼了，瞧这世道，我说。

6

还有一件事让你恨我。

“你每次出门都东张西望，专看女人的小腿。”你恨恨地说。

“一个女人要是小腿不好看，那就完了，什么都不好看了。”我耐心地向你讲解。

这是在和平门附近的小胡同，我们正准备到二环上散步，这是个温暖的春天傍晚，温暖得连我都想出来透透气。世界虽然让我尴尬，也让我怀春，尽管在你看来，每个怀春

的男人都是泛爱的混蛋。女人们早就穿上了花骨朵般的裙子，就是要让我这种人看个痛快。我出了会儿神，然后努力把视线转过来看着你，你又要开始闹了。你闹也没什么戏，我有办法对付。

“就是因为看上了你的小腿，才跟你好的。”

“你去看她们，看个痛快！”你跺着脚，狠狠地说，“永远不要再看我。”

我望望周围，小声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要一边走路，一边死盯着你，人就会觉得我神经病。”

“那你走，跟她们走，抱着她们小腿走。”你一扭脸，又要哭。

“别哭，行么？”

“不行。”你庄严地宣布。

我知道该怎么哄你，办法有十种以上。我深吸一口气，低下头，不声不响。因为瘦，这个动作就显得比较忧伤和深沉。

你没有理我。

我又抬起头，做眺望远方状，用迷蒙的眼光看着环城马路尽头那片西山，面部用力，让脸上线条更加凸现。

“你干嘛？”你终于忍不住了。

“没什么。”我用很寂寞的语调说。

“真没什么？”

“没事儿。”我又低下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得比较自然，才出效果。

“又装深沉，是不是？”你觉得逮住了我的把柄，脸上开始漾出笑容。

“我什么腿都不抱，你的腿让我忘了世界上所有的